

宋書



列傳第十二 宋書五十二

臣沈約新撰

庾悅其始立監國置京兆尹

王誕無軍臣不為中書侍郎

謝景仁弟述

袁湛弟豹

褚叔度中書侍郎高野安京兆尹

庾悅字仲豫潁川陽陵人也曾祖亮晉太尉祖

義吳國內史父淮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悅少為

衛將軍琅邪王行參軍司馬徙主簿轉右長史
桓玄輔政領豫州以悅爲別駕從事史遷驍騎
將軍玄篡位徙中書侍郎高祖定京邑武陵王
遵承制以悅爲寧遠將軍安遠護軍武陵內史
以病去職鎮軍府版咨議參軍轉車騎從事中
郎劉毅請爲撫軍司馬不就遷車騎中軍司馬
從征廣固竭其誠力盧循逼京都以爲督江州
豫州之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司州之松滋六郡
諸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從東道出鄱陽循
遣將英糾千餘人斷五畝嶠悅破之進據豫章
絕循糧援初毅家在京口貧約過常嘗與鄉曲
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悅爲司徒右長史暫至
京要府州僚佐共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
聞曰身久躋頓營一遊集甚難若如意人無處
不可爲適豈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答
毅語衆人並避之唯毅留射如故悅厨饌甚盛
不以及毅毅旣不去悅甚不歡俄頃亦退毅又
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鶩豈能以殘炙見惠悅

又不答盧循平後毅求都督江州以江州內地
治民爲職不宜置軍府上表陳之曰臣聞天以
盈虛爲道治以損益爲義時否而政不革民凋
而事不損則無以救急病於已危拯塗炭於將
絕自頃戎車屢駕干戈溢境江州以一隅之地
當逆順之衝力弱民慢而噐運所繼自栢玄以
來驅蹙殘毀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對匹逃亡去
就不避幽深自非財單力竭無以至此若不曲
心矜理有所改移則靡遺之歎奄焉必及臣謬

荷增統傷慨兼懷夫設官分職軍國殊用牧民
以息務爲大武略以濟事爲先今兼而領之蓋
出於權事因藉旣久遂爲常則江州在腹心之
中憑接揚豫藩屏所倚實爲重複管胡寇縱逸
朔馬臨江抗禦之宜蓋出權計以溫嶠明達事
由一已猶覺其弊論之備悉今江右區區戶不
盈數十萬地不踰數千里而統司鱗次未獲減
息大而言之足爲國耻況乃地在無軍而軍府
猶置文武將佐資費非一豈所謂經國大情揚

湯去火者哉其州郡邊江民戶遼落加以郵亭
嶮闊畏阻風波轉輸往還常有淹廢又非所謂
因其所利以濟其弊者也愚謂宜解軍府移治
豫章處十郡之中厲簡惠之政比及數年可有
生氣且屬縣凋散亦有所存而役調送迎不得
休止亦謂應隨宜并減以簡衆費刺史庾悅自
臨州部甚有恤民之誠但綱維不革自非綱目
所理尋陽接蠻宜有防遏可即州府千兵以助
郡戍於是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移鎮豫章

毅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建威府文武三
千悉入毅府符攝嚴峻數相挫辱悅不得志疽
發背到豫章少日卒時年三十八追贈征虜將
軍以廣固之功追封新陽縣五等男

王誕字茂世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兄也祖恬
中軍將軍父混太常誕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
從叔尚書令珣爲哀策文久而未就謂誕曰猶
少序節物一句因出本示誕誕攬筆便益之接
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嗟歎

清拔因而用之襲爵雒鄉侯拜祕書郎瑯邪王文學中軍功曹隆安四年會稽王世子元顯開後軍府又以誕補功曹尋除尚書吏部郎仍爲後軍長史領廬江太守加鎮蠻護軍轉龍驤將軍琅邪內史長史如故誕結事元顯嬖人張法順故爲元顯所寵元顯納妾誕爲之親迎隨府轉驃騎長史將軍內史如故元顯討栢玄欲悉誅桓氏誕固陳脩等與玄志趣不同由此得免脩誕甥也及玄得志誕將見誅脩爲之陳請又言脩等得免之由乃徙誕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爲其平南府長史甚賓禮之誕久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流遠在此被蒙殊眷士感知已實思報答本非戎旅在此無用素爲劉鎮軍所識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公私際會思報厚恩愈於停此空移歲月循甚然之時廣州刺史吳隱之亦爲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並得還除負外

散騎常侍未拜高祖請爲太尉諮議參軍轉長
史盡心歸奉日夜不懈高祖甚委仗之北伐廣
固領齊郡太守盧循自蔡洲南走劉毅固求追
討高祖持疑未決誕密白曰公旣平廣固復滅
盧循則功蓋終古勲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餘
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旣已
喪敗不宜復使立功高祖從其說七年以誕爲
吳國內史母憂去職高祖征劉毅起爲輔國將
軍誕固辭軍號墨經從行時諸葛長民行太尉
留府事心不自安高祖甚慮之毅旣平誕求先
下高祖曰長民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
長民知我蒙公垂眄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爲無
虞乃可以少安其意高祖笑曰卿勇過賁育矣
於是先還九年卒時年三十九以南北從征追
封作唐縣五等侯子詡宋世子舍人早卒
謝景仁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晦從叔父也名與
高祖同諱故稱字祖據太傅安第二弟父允宣
城內史景仁幼時與安相及爲安所知始爲前

軍行參軍輔國參軍事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
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者唯景仁不
至年三十方爲著作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甚
知之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
謝景仁三十方作著作郎玄爲太尉以補行參
軍府轉大將軍仍參軍事玄建楚臺以補黃門
侍郎及篡位領驍騎將軍景仁博聞強識善叙
前言往行玄每與之言不倦也玄出行殷仲文
卞範之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景仁陪輦高祖
爲桓脩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
語悅之因留高祖共食食未辦而景仁爲玄所
召玄性促急俄頃之間騎詔續至高祖屢求去
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共
食豈當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高祖甚
感之常謂景仁是太傅安孫及平京邑入鎮石
頭景仁與百僚同見高祖高祖目之曰此名公
孫也謂景仁曰承制府須記室參軍今當相屈
以爲大將軍武陵王遵記室參軍仍爲從事中

郎遷司徒左長史出爲高祖鎮軍司馬領晉陵
太守復爲車騎司馬義熙五年高祖以內難旣
寧思弘外略將伐鮮卑朝議皆謂不可劉毅時
鎮姑熟固止高祖以爲符堅侵境謝太傅猶不
自行宰相遠出傾動根本景仁獨曰公建桓文
之烈應天人心匡復皇祚芟夷姦逆雖業高
振古而德刑未孚宜推亡固存廣樹威略鮮卑
密邇疆甸屢犯邊垂伐罪弔民於是乎在平定
之後養銳息徒然後觀兵洛汭脩復園寢豈有

坐長寇虜縱敵貽患者哉高祖納之及北伐大
司馬琅邪王天子母弟屬當儲副高祖深以根
本爲憂轉景仁爲大司馬司馬專總府任右衛
將軍加給事中又遷吏部尚書時從兄混爲左
僕射依制不得相臨高祖啟依僕射王彪之尚
書王劭前例不解職坐選吏部令史邢安泰爲
都令史平原太守二官共除安泰以令史職拜
謁陵廟爲御史中丞鄭鮮之所糾白衣領職八
年遷領軍將軍十一年轉右僕射仍轉左僕射

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淨麗每啞轉啞左右人
衣事畢即聽一日灑濯每欲啞左右爭來受高
祖雅相重申以婚姻廬陵王義真妃景仁女也
十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加
散騎常侍葬日高祖親臨哭之甚慟與驃騎將
軍道憐書曰謝景仁殞逝悲痛摧割不能自勝
汝聞問惋愕亦不可堪其器體淹中情寄實重
方欲與之共康時務一旦至此痛惜兼深往矣
柰何當復柰何子恂鄴陽太守恂子稭善吹笙
官至西陽太守景仁弟純字景懋初爲劉毅豫
州別駕毅鎮江陵以爲衛軍長史南平相王鎮
惡率軍襲毅已至城下時毅疾病佐吏皆入參
承純參承畢已出聞兵至馳還入府左右引車
欲還外解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欲何之乃入
及毅兵敗衆散時已暗夜司馬毛脩之謂純曰
君但隨僕純不從扶兩人出火光中爲人所殺
純孫沈太宗泰始初爲巴陵王休若衛軍錄事
參軍山陰令坐事誅述字景先少有志行隨兄

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都行至西塞值
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之
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述曰喪舫存沒已應
有在風波如此豈可小船所冒小郎去必無及
寧可存亡俱盡邪述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當
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
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
爲精誠所致也高祖聞而嘉之臨豫州諷中正
以述爲主簿甚被知器景仁愛其第三弟麒麟而
憎述嘗設饌請知高祖希命麒麟豫坐而高祖召
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慮高祖命之請急不從高祖
馳遣呼述須至乃懽及景仁有疾述盡心營視
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
景仁深懷感愧轉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封
吉陽縣五等侯世子征虜參軍轉主簿宋臺尚
書祠部郎世子中軍主簿轉太子中舍人出補
長沙內史有惠政元嘉二年徵拜中書侍郎明
年出爲武陵太守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領南

郡太守先是述從兄曜爲義康長史喪官述代之太祖與義康書曰今以謝述代曜其才應詳練著於歷職故以佐汝汝始親庶務而任重事殷宜寄懷羣賢以盡弼諧之美想自得之不俟吾言也義康入相述又爲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莅官清約私無宅舍義康遇之甚厚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與述爲異常之交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謝道兒未嘗足道兒述小字也雍州刺史張邵以贖貨下

廷尉將致大辟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勲宜蒙優貸太祖手詔酬納焉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將加曲恕吾所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疏迹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之太祖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有力焉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除吳郡太守以疾不之官病差補吳興太守在郡清省爲吏民所懷十二年卒時年四十六喪還京師未至數十里殷景仁劉湛同乘迎赴望船流涕十七年劉

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
唯勸吾進今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太祖
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三子綜約緯綜
有才藝善隸書爲太子中舍人與舅范曄謀反
伏誅約亦坐死緯尚太祖第五女長城公主素
爲約所憎免死徙廣州孝建中還京師方雅有
父風太宗泰始中至正貞郎中

袁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也祖耽歷陽太守父
文質琅邪內史並知名湛少爲從外祖謝安所
知以其兄子玄之女妻之初爲衛軍行參軍貞
外散騎通直正貞郎中軍功曹桓玄太尉奉軍
事入爲中書黃門侍郎出補桓脩撫軍長史義
旗建高祖以爲鎮軍諮議參軍明年轉尚書吏
部郎司徒左長史侍中以從征功封晉寧縣五
等男出爲高祖太尉長史遷左民尚書徙掌吏
部出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莅政和理爲吏
民所稱入補中書令又出爲吳國內史秩中二
千石義熙十二年轉尚書右僕射本州大中正

時高祖北伐湛兼太尉與兼司空散騎常侍尚書范泰奉九命禮物拜授高祖高祖沖讓湛等隨軍至洛陽住柏谷塢泰議受使未畢不拜晉帝陵湛獨至五陵致敬時人美之初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於諸舅禮敬多闕重子絢湛之甥也嘗於公座陵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之情絢有愧色十四年卒官時年四十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太祖卽位以后父追贈侍中以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

敬公世祖大明二年幸藉田行經湛墓下詔曰故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晉寧敬公外氏尊戚素風簡正歲紀稍積墳塋浸遠朕近巡覽千畝遙瞻松隧緬惟微塵感慕增結可遣使祭少申永懷又增守墓五戶子淳淳子桓卒湛弟豹字士蔚亦爲謝安所知好學博聞多覽典籍初爲著作佐郎衛軍桓謙記室參軍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復爲記室參軍其年丹陽尹孟昶以爲建威司馬歲餘轉司徒左西屬遷劉

毅撫軍諮議參軍領記室毅時建議大田豹上
議曰國因民以爲本民資食以爲天脩其業則
教興崇其本則末理實爲治之要道致化之所
階也不敦其本則末業滋章飢寒交湊則廉耻
不立當今接篡僞之末值凶荒之餘爭源旣開
彫薄彌啟榮利蕩其正性賦歛罄其所資良疇
無側趾之耦比屋有困餒之患中間多故日不
暇給自卷甲卻馬甫一二年積敝之黎難用克
振實仁懷之所矜恤明教之所爰發也然斯業

不脩有自來矣司牧之官莫或爲務俗吏庸近
猶秉常科依勸督之故典迷民情之屢變譬猶
脩隄以防川忘淵丘之改易膠柱於昔弦忽宮
商之乖調徒有考課之條而無豪分之益不悟
清流在於澄源止輪由乎高闕患生於本治之
於末故也夫設位以崇賢疏爵以命士上量能
以審官不取人於浮譽則比周道息游者言歸
游子旣歸則南畝闢矣分職以任務置吏以周
役職不以無任立吏必以非用省冗散者廢則

萊荒墾矣器以應用商以通財勦靡麗之巧棄
難得之貨則彫僞者賤穀稼重矣耕耨勤悴力
殷收寡工商逸豫用淺利深增賈販之稅薄疇
畝之賦則末技抑而田峻喜矣居位無義從之
徒在野靡弁兼之黨給賜非可恩致力役不入
私門則游食者反本肆勤自勸游食省而肆勤
衆則東作繁矣密勿者甄異怠慢者顯罰明勸
課之令峻糾違之官則嬾惰無所容力田有所
望力者欣而惰者懼則猶人勸矣凡此數事亦

務田之端趣也莅之以清心鎮之以無欲勗之
以弗倦翼之以廉謹舍日計之小成期遠致於
莫歲則澆薄自淳心化有漸矣豹善言雅俗每
商較古今兼以誦詠聽者忘疲尋轉撫軍司馬
遷御史中丞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母檀氏拜國
太夫人有司奏許豹以爲婦人從夫之爵懷玉
父大司農綽見居列卿妻不宜從子奏免尚書
右僕射劉柳左丞徐羨之郎何邵之官詔竝贖
論孟昶卒豹代爲丹陽尹義熙七年坐使徙上

錢降爲太尉咨議參軍仍轉長史從討劉毅高
祖遣益州刺史朱齡石伐蜀使豹爲檄文曰夫
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失仁與義難以求安馮阻
負釁鮮克有成詳觀自古隆替有數故成都
世祀華陽無與國日者王室多故夷羿構紛波
振塵駭罩及遐裔蕞爾譙縱編戶黔首同惡相
去是崇是長肆反噬於州相播毒害於民黎俾
我西服隔閔皇澤自義風電靡天光反輝昭哲
舊物烟燼區宇以庶務草創未遑九伐自尔以
來奄延十載而野心不革伺隙乘間招聚逋叛
共相封殖侵擾我蠻獠搥蕩我疆坐我是以有
治洲之役醜類盡殪匹馬無遺栢謙折首譙福
鳥逝奔伏窠穴引頸待戮當今北狄露晞南寇
埃埽朝風載馳庶績其凝康哉之歌日熙比屋
之隆可詠孤職是經略思一九有眷彼禹跡願
言載懷奉命西行途戾荆郢瞻望巴漢憤慨交
深清江源於濫觴澄氛覆於井絡誅叛柔遠今
也其時即命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精

勇二萬直指成都龍驤將軍臧熹戎卒三萬進
自墊江益州刺史朱齡石舟師二萬電曜外水
分遣輔國將軍索懇漢中之衆濟自劔道振威
將軍朱客子提寧州之銳渡瀘而入神兵四臨
天綱宏掩衡翼千里金鼓萬張組甲貝冑景煥
波屬華夷百濮雲會霧臻以此攻戰誰與爲敵
況又奉義而行以順而動者哉今三陝之隘在
我境內非有岑彭荆門之險彌入其阻平衡四
達實無鄧艾綿竹之艱山川之形抑非曩日攻

守難易居然百倍當全蜀之疆十民之富子陽
不能自安於庸熨劉禪不敢竄命於南中荆邯
折謀伯約挫銳故知成敗有數非可智延此皆
益土前事當今元龜也盛如盧循彊如容超陵
威南海跨制北岱樓船萬艘掩江蓋汜鐵馬千
羣充原塞隰然廣固之攻陸無完雉左里之戰
水靡全舟或顯戮京畿或傳首萬里故知逆順
有勢難以力抗斯又目前殷鑑深切著明者也
梁益人士咸明王化雖驅迫一時本非與主從

之淫虐日月增播刑殺非罪死以澤量而待命
寇讎之戮斂區豺狼之吻豈不遡誠南凱延首
東雲替天有來蘇之幸而一方懷後予之怨王
者之師以仁爲本舍逆取順爰自三驅齊斧所
加縱身而已其有衿甲反接自投軍門者一無
所問士子百姓削肆安堵審擇吉凶自求多祐
大信之明皦若朝日如其迷復姦邪守愚不改
火燎孟諸芝艾同爛河決金隄淵丘同體雖欲
悔之亦將何及九年卒官時年四十一次年以
參伐蜀之謀追封南昌縣五等子子洵元嘉中
歷顯官廬陵王紹爲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年少
未親政洵爲長史潯陽太守行府州事元嘉末
爲吳郡太守元凶弒立加洵建威將軍置佐史
會安東將軍隨王誕起義檄洵爲前鋒加輔國
將軍事平項之卒追贈征虜將軍諡曰貞子長
子顓別有傳少子覲好學善屬文有清譽於世
官至司徒從事中郎武陵內史蚤卒洵弟濯揚
州秀才蚤卒濯弟淑濯子粲竝有別傳

褚叔度河南陽翟人也曾祖裒晉太傅祖歆祕書監父爽金紫光祿大夫長兄秀之字長倩歷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黃門侍郎高祖鎮西長史秀之妹恭帝后也雖晉氏姻戚而盡心於高祖遷侍中出補大司馬右司馬恭帝即位爲祠部尚書本州大中正高祖受命徙爲太常元嘉元年卒官時年四十七秀之弟淡之字仲源亦歷顯官爲高祖車騎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廷尉卿左衛將軍高祖受命爲侍中淡之兄弟竝盡忠事高祖恭帝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誘賂內人或密加毒害前後非一及恭帝遜位居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醜毒自煮食於牀前高祖將殺不欲遣人入內令淡之兄弟視褚后褚后出別室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蔡廓高祖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佛佛淡之小字也乃以淡之爲會稽太守

景平二年富陽縣孫氏聚合門宗謀爲逆亂其
支黨在永興縣潛相影響永興令羊恂覺其姦
謀以告淡之淡之不信乃以誣人之罪收縣職
局於是孫法亮號冠軍大將軍與孫道慶等攻
沒縣邑即用富陽令顧粲爲令加輔國將軍遣
僞建威將軍孫道仲孫公喜法殺攻永興永興
民瀟恭期初與賊同後反善就羊恂率吏民拒
戰力少退敗賊用縣人許祖爲令恂逃伏江唐
山中尋復爲賊所得使還行縣事賊遂盤據更
相樹立遙以劄令司馬文寅爲征西大將軍孫
道仲爲征西長史孫道覆爲左司馬與公喜法
殺等建旗鳴鼓直攻山陰淡之自假凌江將軍
以山陰令陸邵領司馬加振武將軍前負外散
騎常侍王茂之爲長史前國子博士孔欣前負
外散騎常侍謝岑之並參軍事召行參軍七十
餘人前鎮西諮議參軍孔審子左光祿大夫孔
季恭子山士在艱中皆起爲將軍遣隊主陳願
郡議曹掾虞道納二軍過浦陽江願等戰賊遂

摧鋒而前去城二十餘里淡之遣陸邵督帶戟
公石綝廣武將軍陸允以水軍拒之又別遣行
參軍瀾恭期率步軍與邵合力淡之率所領出
次近郊恭期等與賊戰於柯亭大破之賊走還
永興遣偽寧朔將軍孫倫領五百人攻錢唐與
縣戍軍建武將軍戰於琦倫敗走還富陽倫因
反善殺法步帥等十餘人送首京都詔遣殿中
負外將軍徐卓領千人右將軍彭城王義康遣
龍驤將軍丘顯率衆五百東討司空徐羨之版

揚州主簿沈嗣之爲富陽令領五百人於吳興
道東出竝未至而賊平吳郡太守江夷輕行之
職停吳一宿進至富陽分別善惡執送願徙賊
餘黨數百家於彭城壽陽青州諸處二年淡之
卒時年四十五諡曰質子叔度名與高祖同故
以字行初爲太宰琅邪王參軍高祖車騎參軍
事司徒左西屬中軍咨議參軍署中兵加建威
將軍從伐鮮卑盡其誠力盧循攻查浦叔度力
戰有功循南走高祖版行廣州刺史仍除都督

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相玄族人開山聚衆謀掩廣州事覺叔度悉平之義熙八年盧循餘黨劉敬道窘迫詣交州歸降交州刺史杜慧度以事言統府叔度以敬道等路窮請命事非欵誠報使誅之慧度不加防錄敬道招集亡命攻破九真殺太守杜章民慧度討平之叔度輒貶慧度號爲奮揚將軍惡不先上爲有司所糾詔原之高祖征劉毅叔度遣三千人過嶠荊州平乃還在任四年廣營賄貨家財豐積坐免官禁錮終身還至都凡諸舊及有一面之款無不厚加贈遺尋除太尉咨議參軍相國右司馬高祖受命爲右衛將軍高祖以其名家而能竭盡心力甚嘉之乃下詔曰夫賞不遺勤則勞臣增勸爵必疇庸故在功咸達叔度南北征討常管戎要西夏不虔誠箸嶺表可封番禺縣男食邑四百戶尋加散騎常侍永初三年出爲使持節監雒梁南北秦四州之南陽竟陵順陽義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征

虜將軍雒州刺史領寧蠻校尉襄陽義成太守
在任每以清簡致稱景平二年卒時年四十四
子恬之嗣官至南琅邪太守恬之卒子昭嗣昭
卒子瑄嗣齊受禪國除叔度第二子寂之著作
佐郎早卒子授尚太祖第六女琅邪貞長公主
太宰參軍亦早卒秀之弟湛之字休玄尚高祖
第七女始安哀公主拜駙馬都尉著作郎哀公
主薨復尚高祖第五女吳郡宣公主諸尚公主
者竝用世胄不必皆有才能湛之謹實有意幹

故爲太祖所知歷顯位揚武將軍南彭城沛二
郡太守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侍中左衛將
軍左民尚書丹陽尹元凶弒逆以爲吏部尚書
復出爲輔國將軍丹陽尹統石頭戍事世祖入
伐劭自攻新亭壘使湛之率水師俱進湛之因
攜二息淵澄輕船南奔淵有一男始生爲劭所
殺世祖卽位以爲尚書右僕射孝建元年爲中
書令丹陽尹坐南郡王義宣諸子逃藏郡界建
康令王興之江寧令沈道源下獄湛之免官禁

錮其年復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遷侍中左
衛如故以久疾拜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加金章
紫綬頃之復爲丹陽尹光祿如故尋爲尚書左
僕射以南奔賜爵都鄉侯大明四年卒時年五
十追贈侍中特進驃騎將軍給鼓吹一部左僕
射如故諡曰敬侯子淵庶生宣公主以淵有才
表爲嫡嗣淵昇明末爲司空

史臣曰高祖雖累棄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
無聞焉尔凡此諸子並前代名家莫不望塵請
職負羈先路將由庇民之道邪

列傳第十二

宋書五十二

列傳第十三

宋書五十三

雅

列傳第十三

宋書五十三

臣沈約新撰

張茂度

子承

庾登之

弟炳之

謝方明

江夷

張茂度吳郡吳人張良後也名與高帝諱同故稱字良七世孫為長沙太守始遷於吳高祖嘉曾祖澄晉光祿大夫祖彭祖廣州刺史父敞侍

列傳第十三

宋書五十三

雅

列傳第十三

宋書五十三

臣沈約新撰

張茂度 子永

庾登之 弟炳之

謝方明 太子舍人

江夷 出南晉

張茂度吳郡吳人張良後也名與高帝諱同故

稱字良七世孫為長沙太守始遷於吳高祖嘉

曾祖澄晉光祿大夫祖彭祖廣州刺史父敞侍

中尚書吳國內史茂度郡上計吏主簿功曹州
命從事史竝不就琅邪王衛軍參軍負外散騎
侍郎尚書度支郎父憂不拜服闋爲何無忌鎮
南參軍頃之出補晉安太守盧循爲寇覆沒江
州茂度及建安太守孫蚪之竝受其符書供其
調役循走俱坐免官復以爲始興相郡經賊寇
廨宇焚燒民物凋散百不存一茂度剏立城寺
弔死撫傷收集離散民戶漸復在郡一周徵爲
太尉參軍尋轉主簿揚州治中從事史高祖西
伐劉毅茂度居守留州事悉委之軍還遷中書
侍郎出爲司馬休之平西司馬河南太守高祖
將討休之茂度聞知乘輕船逃下逢高祖於中
路以爲錄事參軍太守如故江陵平驃騎將軍
道憐爲荊州茂度仍爲咨議參軍太守如故還
爲揚州別駕從事史高祖北伐關洛復任留州
事出爲使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建武將軍
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綏靜百越嶺外安之以
疾求還復爲道憐司馬丁繼母憂服闋除廷尉

轉尚書吏部郎太祖元嘉元年出爲使持節督益寧二州梁州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懷寧安固六郡諸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三年太祖討荊州刺史謝晦詔益州遣軍襲江陵晦已平而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遲留時茂度弟劭爲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上以劭誠節故不加罪被代還京師七年起爲廷尉加奉車都尉領本州中正入爲五兵尚書徙太常以脚疾出爲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上從容謂茂度曰勿復以西蜀介懷對曰臣若不遭陛下之明墓木拱矣頃之解職還家徵爲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固辭以疾就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茂度內足於財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以爲居止優遊野澤如此者七年十八年除會稽太守素有吏能在郡縣職事甚理明年卒官時年六十七謚曰恭子茂度同郡陸仲元者晉太尉玩曾孫也以事用見知歷清資吏部郎右衛將軍侍中吳郡太守自

宋書傳卷三十一
三
玩洎仲元四世爲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弟
子真元嘉十年爲海陵太守中書舍人狄當爲
太祖所信委家在海陵死還葬橋路毀壞不通
喪車縣求發民脩治子真不許司徒彭城王義
康聞而善之召爲國子博士司徒左西掾州治
中臨海東陽太守茂度子演太子中舍人演弟
鏡新安太守皆有盛名並早卒鏡弟永

永字景雲初爲郡主簿州從事轉司徒上曹參
軍出補餘姚令入爲尚書中兵郎先是尚書中

條制繁雜元嘉十八年欲加治撰徙永爲刪定
郎掌其任二十二年除建康令所居皆有稱績
又除廣陵王誕北中郎錄事參軍永涉獵書史
能爲文章善隸書曉音律騎射雜藝觸類兼善
又有巧思益爲太祖所知紙及墨皆自營造上
每得永表啟輒執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了不及
也二十三年造華林園玄武湖並使永監統凡
諸制署皆受則於永徙爲江夏王義恭太尉中
兵參軍越騎校尉振武將軍廣陵南沛二郡大

守二十八年又除江夏王義恭驃騎中兵參軍
沛郡如故永既有才能所在每盡心力太祖謂
堪爲將二十九年以永督冀州青州之濟南樂
安太原三郡諸軍事揚威將軍冀州刺史督王
玄謨申坦等諸將經略河南攻碣磔城累旬不
能拔其年八月七日夜虜開門燒樓及攻車士
卒燒死及爲虜所殺甚衆永即夜撤圍退軍不
報告諸將衆軍驚擾爲虜所乘死敗塗地永及
申坦並爲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於歷
城獄太祖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責永等與
思話詔曰虜旣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
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及增憤可以示張永申
坦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
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三十年元凶弒
立起永督青州之東安東筦二郡諸軍事輔國
將軍青州刺史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板永
爲督冀州青州之濟南安樂太原三郡諸軍事
輔國將軍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勳之中兵參

軍劉則二軍馳赴國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
慮二人不相諧緝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
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曰近有都信具汝刑
網之源可謂雖在縲紲而復心無愧矣蕭公平
厚先無嫌隙見汝翰迹言不相傷何其滔滔稱
人意邪當今世故艱迫義氣雲起方藉羣賢共
康時難當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效平勃忘私
之美忽此葦芥剋申舊情公亦命蕭示以踈達
兼令相執共遵此旨事平召爲江夏王義恭大
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時使百僚獻讜言永以
爲宜立諫官開不諱之路講師旅示安不忘危
世祖孝建元年臧質反遣永輔武昌王渾鎮京
口其年出爲揚州別駕從事史明年召入爲尚
書左丞時將士休假年開三番紛紜道路永建
議曰臣聞開兵從稼前王以之兼隙耕戰遞勞
先代以之經遠當今化寧萬里文同九服捐金
走驥於焉自始伏見將士休假多蒙三番程會
旣促裝赴在早故一歲之間四馳遙路或失遽

春耜或違要秋登致使公替常儲家闕舊粟考
定利害宜加詳改愚謂交代之限以一年爲制
使征士之念勞未及積遊農之望收功歲成斯
則王度無騫民業斯植矣從之大明元年遷黃
門侍郎尋領虎賁中郎將本郡中正三年遷廷
尉上謂之曰卿旣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湏無
寃民加寧朔將軍尚書吏部郎司徒右長史尋
陽王子房冠軍長史四年立明堂永以本官兼
將作大匠事畢遷太子右衛率七年爲宣貴妃

殷氏立廟復兼將作大匠轉右衛將軍其年世
祖南巡自宣城候道東入使永循行水路是歲
旱塗逕不通上大怒免時上寵子新安王子鸞
爲南徐州刺史割吳郡度屬徐州八年起永爲
別駕從事史其年召爲御史中丞前廢帝永光
元年出爲吳興太守遷度支尚書太宗即位除
吏部尚書未拜會四方反叛復以爲吳興太守
加冠軍將軍假節未拜以將軍假節徙爲吳郡
太守率軍東討又爲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未拜

遷使持節監青冀幽并四州諸軍事前將軍青
冀二州刺史統諸將討徐州刺史薛安都累戰
剋捷破薛索兒等事在安都傳又遷散騎常侍
鎮軍將軍太子詹事權領徐州刺史又都督徐
兗青冀四州諸軍事又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徐
二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時薛
安都據彭城請降而誠心不款太宗遣永與沈
攸之以重兵迎之加督前鋒軍事進軍彭城安
都招引索虜之兵旣至士卒離散永狼狽引軍
還爲虜所追大敗復值寒雪士卒離散永脚指
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三年徙都督會稽
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會稽太守將
軍如故以北討失律固求自貶降號左將軍永
痛悼所失之子有兼常哀服制雖除猶立靈座
飲食衣服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別具名車好馬
號曰侍從有事輒語左右報郎君以破薛索兒
功封孝昌縣侯食邑千戶在會稽賓客有謝方
童等坐贓下獄死永又降號冠軍將軍四年遷

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之竟陵隨二郡
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未拜停爲太子詹事
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六年又加護軍將軍
領石頭戍事給鼓吹一部七年遷金紫光祿大
夫尋復領護軍後廢帝即位進右光祿大夫加
侍中領安成王師加親信二十人又領本州中
正出爲吳郡太守秩中二千石侍中右光祿如
故元徽二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兗徐青冀益五
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侍中如故永

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年雖已老志氣未衰優遊
閑任意甚不樂及有此授喜悅非常即日命駕
還都未之鎮值桂陽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出
屯白下休範至新亭大桁不守前鋒遂攻南掖
門永遣人覘賊旣返唱云臺城陷矣永衆於此
潰散永亦棄軍奔走還先所住南苑以永舊臣
不加罪止免官削爵永亦愧歎發病三年卒時
年六十六順帝昇明二年追贈侍中右光祿大
夫子瓌昇明末達官永弟辯太宗亦見任遇歷

尚書吏部郎廣州刺史大司農辯弟岱昇明末
吏部尚書

庾登之字元龍潁川隰陵人也曾祖冰晉司空
祖蘊廣州刺史父廓東陽太守登之少以彊濟
自立初為晉會稽王道子太傅參軍義旗初又
為高祖鎮軍參軍以預討桓玄功封曲江縣五
等男參大司馬琅邪王軍事豫州別駕從事史
大司馬主簿司徒左西曹屬登之雖不涉學善
於世事王弘謝晦江夷之徒皆相知友轉太尉

主簿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登之擊節驅馳退
告劉穆之以母老求郡于時士庶咸憚遠役而
登之二三其心高祖大怒除吏名大軍發後乃
以補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入為太子庶子尚書
左丞出為新安太守謝晦為撫軍將軍荊州刺
史請為長史南郡太守仍為衛軍長史太守如
故登之與晦俱曹氏壻名位本同一旦為之佐
意甚不愜到廳牋唯云即日恭到初無感謝之
言母入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一物不具不

坐晦常優容之晦拒王師欲使登之留守登之不許語在晦傳晦敗登之以無任免罪禁錮還家元嘉五年起爲衡陽王義季征虜長史義季年少未親政衆事一以委之尋加南東海太守入爲司徒右長史尚書吏部郎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不欲自下厝懷而登之性剛每陳己意義康甚不悅出爲吳郡太守州郡相臨執意無改因其蒞任賊貨以事免官弟炳之爲臨川內史登之隨弟之郡優游自適俄而除豫章太守便道之官登之初至臨川吏民咸相輕侮豫章與臨川接境郡又華太儀迺允赫士人並驚歎焉十八年遷江州刺史疾篤徵爲中護軍未拜二十年卒時年六十二即以爲贈子冲遠太宗鎮姑熟爲衛軍長史卒於豫章太守追贈侍中

炳之字仲文初爲秘書太子舍人劉粹征北長史廣平太守兄登之爲謝晦長史炳之往省之晦時位高權重朝士莫不加敬炳之獨與抗禮

時論偉之爲尚書度支郎不拜出補錢唐令治
民有績轉彭城王義康驃騎主簿未就徙爲丹楊
丞炳之旣未到府疑於府公禮敬下禮官博議
中書侍郎裴松之議曰案春秋桓八年祭公逆
王后于紀公羊傳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
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推此而言則炳之爲吏
之道定於受命之日矣其辭已成在無外名器
旣正則禮亦從之且今宰牧之官拜不之職未
接之民必有其敬者以旣受王命則成君民之

義故也吏之被勅猶除者受拜民不以未見闕
其被禮吏安可以未到廢其節乎愚懷所見宜
執吏禮從之遷司徒左西屬左將軍竟陵王義
宣未親府板炳之爲諮議參軍衆務悉委焉後
將軍長沙王義欣鎮壽陽炳之爲長史南梁郡
太守轉鎮軍長史太守如故出爲臨川內史後
將軍始興王濬鎮湘州以炳之爲司馬領長沙
內史濬不之任除南太山太守司馬如故于時
領軍將軍劉湛協附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而與

僕射殷景仁有隙凡朝士遊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獨炳之遊二人之間密盡忠於朝廷景仁稱疾不朝見者歷年太祖常令炳之銜命去來湛不疑也義康出藩湛伏誅以炳之爲尚書吏部郎與右衛將軍沈演之俱參機密頃之轉侍中本州大中正遷吏部尚書領義陽王師內外歸附勢傾朝野炳之爲人彊急而不耐煩賓客干訴非理者忿詈形於辭色素無術學不爲衆望所推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時陳郡殷冲亦好淨小吏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炳之好潔反是冲每以此譏焉領選既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炳之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炳之宅諮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炳之因留停宿尚書舊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爲有司所奏上於炳之素厚將恕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尚之具陳炳之得失又密奏曰夫爲國爲家

何嘗不謹用前典今苟欲通一人慮非哲王御世之長術炳之所行非曖昧而已臣所聞既非一旦又往往眼見事如丘山彰彰若此遂縱而不糾不知復何以爲治晉武不曰明主斷鬲令事遂能奮發華廙見待不輕廢錮累年後起止作城門校尉耳若言炳之有誠於國未知的是何事政當云與殷景仁不失其舊與劉湛亦復不踈且景仁當時事意豈復可蔑朝士兩邊相推亦復何限縱有微誠復何足掩其惡今賈充

勲烈晉之重臣雖事業不勝不聞有大罪諸臣進說便遠出之陛下聖叡反更遲遲於此炳之身上之豐旣自藉藉交結朋黨構扇是非實足亂俗傷風諸惡紛紜過於范曄所少賊一事耳伏願深加三思試以諸聲傳普訪諸可顧問者羣下見陛下顧遇旣重恐不敢苦相侵傷顧問之日宣布嫌責之旨若不如是亦當不辯有所得失臣忝旣有所啟要欲盡其心如無可納伏願宥其觸忤之罪時炳之自理不諳臺制令史

並言停外非嫌太祖以炳之信受失所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陳曰炳之呼二令史出宿令史諮都令史駱宰宰云不通吏部曹亦咸知不可令史具向炳之說不得停之意炳之了不聽納此非爲不解直是苟相留耳內外悉知此而誣於信受羣情豈了陛下不假爲之辭雖是令史出乃遠虧朝典又不得謂之小事謝晦望實非今者之疇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珣時賢小失相胤春蒐之謬皆白衣領職况公犯憲制者邪不審可有同王相白衣例不於任使無損兼可得以爲肅戒孔萬祀居左丞之局不念相當語駱宰云炳之貴要異他尚書身政可得無言耳又云不癡不聾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爲異也太祖猶優游之使尚之更陳其意尚之乃備言炳之愆過曰尚書舊有增置幹二十人以元凱丞郎幹之假疾病炳之常取十人私使詢處幹闕不得時補近得王師猶不遣還臣令人語之先取人使意常未安今既有手力不宜復留

得臣此信方復遣耳大都爲人好率懷行事有
諸紘紘不悉可曉臣思張遼之言關羽雖兄弟
曹公父子豈得不言觀今人憂國實寡臣復結
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
有爭競之迹追以悵悵臣與炳之周旋俱被恩
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昨與臣言說炳之有諸
不可非唯一條遠近相崇畏震動四海凡短人
辦得致此更復可嘉虞秀之門生事之累味珍
肴未嘗有乏其外別貢豈可具詳炳之門中不

問大小誅求張幼緒幼緒轉無以堪命炳之先
與劉德願殊惡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
復款然市令盛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
作虛買券劉道錫驟有所輸傾南俸之半劉雍
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發
於州國吏運載樵荻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鮮
或不求聞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盤便復
乞之選用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云炳之都無
共事之體凡所選舉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

論虞秀之作黃門太尉不正荅和故得停太尉近
與炳之疏欲用德願兒作州西曹炳之乃啟用
爲主簿即語德願德願謝太尉前後漏泄賣恩
亦復何極縱不加罪故宜出之士庶忿疾之非
直項羽楚歌而已也自從裴劉刑罰以來諸將
陳力百倍今日事實好惡可問若赫然發憤顯
明法憲陛下便可閒卧紫闥無復一事也太祖
欲出炳之爲丹楊又以問尚之尚之荅曰臣旣
乏賈生應對之才又謝汲公犯顏之直至於侍

坐仰酬每不能盡昨出伏復深思祇有愚滯今
之事跡異口同音便是彰著政未測得物之數
耳可爲蹈罪負恩無所復少且居官失和未有
此比陛下遲遲舊恩未忍窮法爲弘之大莫復
過此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恐悉心奉國之人
於此而息貪狼恣意者歲月滋甚非但虧點王
化乃治亂所由如臣所聞天下論議炳之常塵
累日月未見一豪增輝今曲阿在水南恩寵無
異而協首郡之榮乃更成其形勢便是老王雅

也古人云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治也陛下豈可坐損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事若復在可否之間亦不敢苟陳宄管今之枉直明白灼然而獻王令王反更不悟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於聖世邪臣昔啟范畢當時亦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懷所挹政自不能舒達所謂雖九死而不悔者也謂炳之且外出若能脩改在職著稱還亦不難而可得少明國典粗酬四海之誚今愆豐如山榮任不損炳之若復有彰大之罪誰復敢以聞述且自非殊勲異績亦何足塞今日之尤歷觀古今未有衆過藉藉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官厚祿如今者也臣每念聖化中有此事未嘗不痛心疾首設令臣等數人縱橫狼藉復如此不審當復云何處之近啟賈充遠鎮今亦何足分外出恐是策之良者臣知陛下不能採臣言故是臣不能盡已之愚至耳今蒙恩榮者不少臣何爲獨懇懇於斯實是尊主樂治之意伏願試更垂察又曰臣見劉伯寵大慷慨炳

之所行云有人送張幼緒幼緒語人吾雖得一縣負三十萬錢庾冲遠乃當送至新林見縛束猶未得解手荀万秋嘗詣炳之值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云無問有好馬不又云無政有佳驢耳炳之便荅甚是所欲客出門遂與相聞索之劉道錫云是炳之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史章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具銅鑪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書中令奴酤鬻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無不審少簡聖聽不恐仰傷日月之明臣竊爲之歎息太祖乃可有司之奏免炳之官是歲元嘉二十五年也二十七年卒於家時年六十三太祖錄其宿誠追復本官二子季遠弘遠

謝方明陳郡陽夏人尚書僕射景仁從祖弟也祖鐵永嘉太守父冲中書侍郎家在會稽謝病歸除黃門侍郎不就爲孫恩所殺追贈散騎常侍方明隨伯父吳興太守邈在郡孫恩寇會稽

東土諸郡皆響應吳興民胡桀郤驃破東遷縣
方明勸邈避之不從賊至被害方明逃竄遂免
初邈舅子長樂馮嗣之及北方學士馮翊仇玄
達俱往吳興投邈並舍之郡學禮待甚簡二人
並忿愠遂與恩通謀恩嘗爲嗣之等從者夜入
郡見邈衆遁不悟本欲於吳興起兵事趣不果
乃遷於會稽及郤等攻郡嗣之玄達並豫其謀
劉牢之謝琰等討恩恩走入海嗣之等不得同
去方更聚合方明結邈門生義故得百餘人掩
討嗣之等悉禽而手刃之于時荒亂之後吉凶
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凶事盡
其力用數月之間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
也頃之孫恩重沒會稽謝琰見害恩購求方明
甚急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黃蘗嶠出
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厄屯苦備
經而貞立之操在約無改元興元年桓玄尅京
邑丹楊尹下範之勢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使
尚書吏部郎王騰譬說備至方明終不回桓玄

聞而賞之卽除著作佐郎補司徒王謚主簿從
兄景仁舉爲高祖中兵主簿方明事思忠益知
無不爲高祖謂之曰愧未有瓜衍之賞且當與
卿共豫章國祿屢加賞賜方明嚴格善自居遇
雖處閹室未嘗有愴容無他技能自然有雅韻
從兄混有重名唯歲節朝宗而已丹陽尹劉穆
之權重當時朝野輻輳不與穆之相識者唯有
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以爲恨
方明廓後往造之大悅白高祖曰謝方明可謂

名家駒直置便自是台鼎人無論復有才用頃
之轉從事中卽仍爲左將軍道憐長史高祖命
府內衆事皆諮決之隨府轉中軍長史尋更加
晉陵太守復爲驃騎長史南郡相委任如初嘗
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散聽歸家使過
正三日還到罪應入重者有二十餘人綱紀以
下莫不疑懼時晉陵郡送故主簿弘季盛徐壽
之並隨在西固諫以爲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
籍過言且當今民情僞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

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皆驚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二人不還方明不聽討捕其一人醉不能歸逮二日乃反餘一囚十日不至五官朱千期請見欲白討之方明知爲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自當反囚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之率領將送遂竟無逃亡者遠近咸歎服焉遭母憂去職服闋爲宋臺尚書吏部郎高祖受命遷侍中永初三年出爲丹楊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江東民戶殷盛風俗峻刻強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又罪及比伍動相連坐一人犯吏則一村廢業邑里驚擾狗吠達旦方明深達治體不拘文法闊略苛細務存綱領州臺符攝即時宣下緩民期會展其辦舉郡縣監司不得妄出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前後征伐每兵運不充悉發倩士庶事旣寧息皆使還本而屬所刻害或即以補吏守宰不明與奪乖舛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簡汰精當各慎所

宜雖服役十載亦一朝從理東土至今稱詠之
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
有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元嘉三
年卒官年四十七

子惠連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
相知賞事在靈運傳本州辟主簿不就惠連先
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
餘首文行於世坐被徙廢塞不豫榮位尚書僕
射殷景仁愛其才因言次白太祖臣小兒時便

見世中有此文而論者云是謝惠連其實非也
太祖曰若如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方爲司徒
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是時義康治東府城城
塹中得古冢爲之改葬使惠連爲祭文留信待
成其文甚美又爲雪賦亦以高麗見竒文章並
傳於世十年卒時年三十七旣早亡且輕薄多
尤累故官位不顯無子弟宣竟陵王誕司徒從
事中卽臨川內史

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也祖晉護軍將軍父

鼓驃騎諮議參軍夷少自藻厲爲後進之美州
辟主簿不就桓玄篡位以爲豫章王文學義旗
建高祖板爲鎮軍行參軍尋行大司馬琅邪王
軍事轉以公事免頃之復補主簿豫討桓玄功
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孟昶建威府司馬中書
侍郎中軍太尉從事中郎征西大將軍道規長
史南郡太守尋轉太尉諮議參軍領錄事遷長
史入爲侍中大司馬從府公北辟拜洛陽園陵
進至潼關還領寧遠將軍琅邪內史本州大中

正高祖受命大司馬府琅邪國事一以委焉宋
臺初建爲五兵尚書高祖受命轉掌度支出爲
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以疾去職尋拜吏部
尚書爲吳郡太守營陽王於吳縣見害夷臨哭
盡禮又以兄疾去官復爲丹陽尹吏部尚書加
散騎常侍遷右僕射夷美風儀善舉止歷任以
和簡著稱出爲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未之職
病卒時年四十八遺命薄歛蔬奠務存儉約追
贈前將軍本官如故子湛別有傳

史臣曰為國之道食不如信立人之要先質後
文士君子當以體正為基蹈義為本然後飾以
藝能文以禮樂苟或難備不若文不足而質有
餘也是以小心翼翼可祗事於上帝嗇夫喋喋
終不離於虎圈江夷謝方明謝弘微王惠王球
學義之美未足以成名而貞心雅體廷臣所罕
及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信矣

十七日校

道統識

列傳第十三

宋書五十五

列傳第十四

宋書五十四

臣沈

約

新撰

孔季恭

羊玄保

沈曇慶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也名與高祖祖諱同

故稱字祖愉晉車騎將軍父閭散騎常侍季恭

始察郡孝廉功曹史著作佐郎太子舍人鎮軍

司馬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憂隆安五年於喪

中被起建威將軍山陰令不就高祖東征孫恩
屢至會稽季恭曲意禮接贍給甚厚高祖後討
孫恩時栢玄篡形已著欲於山陰建義討之季
恭以爲山陰去京邑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
待其篡逆事彰豐成惡稔徐於京口圖之不憂
不剋高祖亦謂爲然虞嘯父爲征東將軍會稽
內史季恭初求爲府司馬不得及帝定桓玄以
季恭爲內史使齋封板拜授季恭相值季恭便
舟夜還至即叩扉告嘯父并令掃拂別齋即便
入郡嘯父本爲桓玄所授聞玄敗震懼開門請
罪季恭慰勉使且安所住明旦乃移季恭到任
務存治實敕止浮華翦罰遊惰由是寇盜衰止
境內肅清徵爲右衛將軍加給事中不拜尋除
侍中領本國中正徙琅邪王大司馬司馬尋出
爲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
羽神爲下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
恭居聽事竟無害也遷尚書右僕射固讓義熙
八年復督五郡諸軍征虜會稽內史脩飾學校

計課調習十年復爲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
又讓不拜頃之除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
大中正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祿大夫常侍如
故是歲高祖北伐季恭求從以爲太尉軍諮祭
酒後將軍從平關洛高祖爲相國又隨府遷宋
臺初建令書以爲尚書令加散騎常侍又讓不
受乃拜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辭事東歸高祖
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受命加
開府儀同三司辭讓累年終以不受永初三年

薨時年七十六追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子坐歷顯位侍中會稽太守坐小第駕
部郎道穰逼略良家子女白衣領郡元嘉二十
七年卒官弟靈符元嘉末爲南譙王義宣司空
長史南郡太守尚書吏部郎世祖大明初自侍
中爲輔國將軍郢州刺史入爲丹陽尹山陰縣
土境褊狹民多田少靈符表徙無貲之家於餘
姚鄞鄮三縣界墾起湖田上使公卿博議太宰
江夏王義恭議曰夫訓農脩本有國所同土箸

之民習翫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尋
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爲無處
耕起空荒無救災歉又緣湖居民魚鴨爲業及
有居肆理無樂徙尚書令柳元景右僕射劉秀
之尚書王瓚之顧凱之顏師伯嗣湘東王諱議
曰富戶温房無假遷業窮身寒室必應徙居葺宇
疏臯產粒無待資公則公未易充課私則私卒
難具生計旣完畚功自息宜募亡叛通郵及與
樂田者其往經創須粗脩立然後徙居侍中沈

懷文王景文黃門侍郎劉歆郗顒議曰百姓雖
不親農不無資生之路若驅以就田則坐相違
奪且鄞等三縣去治竝遠旣安之民忽徙他邑
新垣未立舊居已毀去留兩困無以自資謂宜
適任民情徙其所樂開宥逋亡且令就業若審
成腴壤然後議遷太常王玄謨議曰小民貧匱
遠就荒疇去舊卽新糧種俱闕習之旣難勸之
未易謂宜微加資給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賞申
怠惰之罰光祿勳王昇之議曰遠廢之疇方翦

荆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徒粗立徐行無晚
上違議從其徙民竝成良業靈符自丹陽出爲
會稽太守尋加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靈符家
本豐產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
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
處爲有司所糾詔原之而靈符答對不實坐以
免官後復舊官又爲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太
守如故慤實有材幹不存華飾每所蒞官政績
脩理前廢帝景和中犯忤近臣爲所讒構遣鞭

殺之二子湛之淵之於都賜死太宗卽位追贈
靈符金紫光祿大夫淵之大明中爲尚書比部
郎時安陸應城縣民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黃
令死黃忿恨自經死值赦律父子賊殺傷毆父
母梟首罵詈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值赦
免刑補治江陵罵母母以之自裁重於傷毆若
同殺科則疑重用毆傷及罵科則疑輕制唯有
打母遇赦猶梟首無罵母致死值赦之科淵之
議曰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

人事故毆傷咒咀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
可宥罰有從輕蓋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
江陵雖值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
黃之所恨情不在吳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
淵之議吳免棄市蕭深大之父母棄市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也祖楷尚書都官郎父綏
中書侍郎玄保起家楚臺太常博士遭母憂服
闋右將軍何無忌前將車諸葛長民俱板爲叅
軍竝不就除臨安令劉勰修之舉爲高祖鎮軍叅

軍庫部郎永世今復爲高祖太尉叅軍轉主簿
丹陽丞少帝景平二年入爲尚書右丞轉左丞
司徒長史府公王弘甚知重之謂左長史庾登
之吏部尚書王淮之曰卿二賢明美朗識會悟
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頃之入爲黃
門侍郎善弈碁品第三太祖與賭郡戲勝以
補宣城太守先是劉式之爲宣城立吏民亡叛
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若獲者賞位
二階玄保以爲非宜陳之曰臣伏尋亡叛之由

皆出於窮逼未有足以推存而樂爲此者也今
立殊制於事爲苦臣聞苦節不可貞懼致流弊
昔龔遂譬民於亂繩緩之然後可理黃霸以寬
和爲用不以嚴刻爲治以爲單身逃役便爲
盡戶今一人不測坐者甚多旣憚重負各爲身
計牽挽逃竄必致繁滋又能禽獲叛身類非謹
惜旣無堪能坐陵勞吏名器虛假所妨實多將
階級不足供賞服勤無以自勸又尋此制施一
邦而已若其是邪則應與天下爲一若其非邪

亦不宜獨行一郡民離憂患其弊將甚臣忝守
所職懼難遵用致率管穴冒以陳聞由此此制
得停玄保在郡一年爲廷尉數月遷尚書吏部
郎御史中丞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南東海太
守加輔國將軍入爲都官尚書左衛將軍加給
事中丹陽尹會稽太守又徙吳郡太守加秩中
二千石太祖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爲
政雖無幹績而去後常見思不營財利處家儉
薄太祖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然亦須運命每

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元凶弒立爲
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尋加光祿大夫及世祖
入討朝野多南奔劭集羣僚橫刀怒曰卿等便
可去矣衆戰懼莫敢言玄保容色不異徐曰臣
以死奉朝劭乃解世祖即位以爲散騎常侍領
崇憲衛尉尋遷金紫光祿大夫又以謹敬見知
賜賚甚厚大明初進位光祿大夫五年遷散騎
常侍特進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
未得祠薦者口不妄嘗八年卒時年九十四諡

曰定子戎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玄保嘗云此
兒必亡我家官至通直郎與王僧達謗議時政
賜死死後世祖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磾
之明以此上負上美其言戎二弟太祖竝賜名
曰咸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
餘風玄保旣善碁而何尚之亦雅好碁吳郡褚
胤年七歲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
臧質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請曰胤亦碁之妙
超古冠今魏犢犯令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

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
惜之玄保兄子希字泰聞少有才氣大明初爲
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
之禁雖有舊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爇山封水
保爲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
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
寔害治之深弊爲政所宜去絕損益舊條更申
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占山護澤彊盜律論賊
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

旣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
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
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常爇爇種養竹木雜果
爲林及陂湖江海魚梁鱮鯿場常加功脩作者
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
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
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
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
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

一尺以上竝計贓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益州刺史劉瑀先爲右衛將軍與府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穆爲尚書令建平王宏所親待屢毀瑀於宏會瑀出爲益州奪士人妻爲妾宏使羊希彈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齒有門生謝元伯往來希閒瑀令訪訊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即日到宏門奉牋陳謝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大明末爲始安王子真征虜司馬黃門郎御史中丞泰始三年出爲寧朔將軍廣州刺史希初請女夫鎮北中兵參軍蕭惠徽爲長史帶南海太守太宗不許又請爲東莞太守希旣到鎮長史南海太守陸法真喪官希又請惠徽補任詔曰希卑門寒士累世無聞輕薄多豐備彰歷職徒以清刻一介擢授嶺南千上逞欲求訴不已可降號橫野將軍初李萬周劉嗣祖籍略廣州事在鄧璇傳太宗以萬周爲步兵校尉加寧朔將軍權行廣州事希旣至而萬周等竝有異圖希誅之希以沛

郡劉思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伐俚思道違節度
失利希遣收之思道不受命率所領攻州希遣
平越長史鄒琰於朝亭拒戰軍敗見殺思道進
攻州城司馬鄒嗣之拒之西門戰敗又死希踰
城走思道獲而殺之府參軍鄒曼率數十人襲
思道已得入城力不敵又敗東莞太守蕭惠徽
率郡文武千餘人攻思道戰敗又見殺時龍驤
將軍陳伯紹率軍伐俚還擊思道定之贈希輔
國將軍惠徽中書郎嗣之越騎校尉希子崇字
伯遠尚書主客郎丁母憂哀毀過禮及聞廣州
亂卽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涉頓伏江渚門
義以小船致之於是進跣父葬畢不勝哀卒
沈曇慶吳興武康人侍中懷文從父兄也父發
負外散騎侍郎早卒吳興太守王韶之爲之誄
焉曇慶初辟主簿州從事西曹主簿長沙王義
欣後軍鎮軍主簿遭母憂哀毀致稱本縣令諸
葛闡之公解言上服釋復爲主簿義欣又請爲
鎮軍記室參軍出爲餘杭令遷司徒主簿江夏

王義恭太尉錄事參軍尚書右丞時歲有水旱
曇慶議立常平倉以救民急太祖納其言而事
不行領本邑中正少府揚州治中從事史始興
王濬衛軍長史元凶弒立世祖入討劭遣曇慶
還東募人安東將軍隨王誕收付永興縣獄久
之被原世祖踐阼除東海王禕撫軍長史入爲
尚書吏部郎江夏王義恭大司馬長史南東海
太守左衛將軍大明元年督徐兗二州及梁郡
諸軍事輔國將軍徐州刺史時殿中負外將軍

裴景仁助成彭城本僞人多悉戎荒事曇慶使
撰秦記十卷叙符氏僭僞本末其書傳於世明
年復徵爲左衛將軍加給事中領本州大中正
三年遷祠部尚書其年卒時年五十七追贈本
官曇慶謹實清正所莅有稱績常謂子弟曰吾
處世無才能政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者稱之
史臣曰江南之爲國盛矣雖南包象浦西括邛
山至於外奉貢賦內充府實止於荆揚二州自
漢氏以來民戶彫耗荆楚四戰之地五達之郊

井邑殘亡萬不餘一也自元熙十一年馬休之外奔至於元嘉末三十有九載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至餘糧栖畝戶不夜扃蓋東西之極盛也既揚部分析境極江南考之漢域惟丹陽會稽而已自晉氏遷流迄於太元之世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晏如也及孫息寇亂殲亡事極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踰六紀民戶繁育將曩時一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飢會土帶海傍

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鄴杜之間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而田家作苦役難利薄亘歲從務無或一日非農而經稅橫賦之資養生送死之具莫不咸出於此穰歲糴賤糶賤則稼苦饑季糴貴糴貴則商倍常平之議行於漢世元嘉十三年東土潦漫民命棘矣太祖省費減用開倉廩以振之病而不凶蓋此力也大明之末積旱成

宋書傳卷之四
災雖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
已倍之并命比室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計與於
中季遂切扶患或不至是若籠以平價則官甚民
優議屈當時蓋由於此

列傳第十五

宋書五十五

臧燾

臣沈

約

新撰

徐廣

傅隆

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學
善三禮貧約自立操行爲鄉里所稱晉孝武帝
太元中衛將軍謝安始立國學徐兗二州刺史
謝玄舉燾爲明教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

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燾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唯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祖廟又衛后旣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夫漢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准陽秋考宮之義近摹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旣正則固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頃之去官以母老家貧與弟熹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約已養親者十餘載父母喪亡居喪六年以毀瘠著稱服闋除臨沂令義旗建爲太學博士參右將軍何無忌

軍事隨府轉鎮南將軍高祖鎮京口與燾書曰
頃學尚廢弛後進頽業衡門之內清風輟響良
由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豈
可不敷崇墳籍敦厲風尚此境人士子姪如林
明發搜訪想聞令軌然荆玉含寶要俟開瑩幽
蘭懷馨事資扇發獨習寡悟義著周典今經師
不遠而赴業無聞非唯忘學者鮮或是勸誘未
至邪想復弘之參高祖中軍軍事入補尚書度
支郎改掌祠部襲封高陵侯時大廟鴟尾災燾

謂著作郎徐廣曰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災曰必
相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宜在毀落而猶列
廟饗此其徵乎乃上議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
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爲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肅
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流淳化於四
海通幽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興於古典循情禮
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
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
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有禱然

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踈之序也鄭玄以爲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爲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爲壇乎明遠廟爲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禮去祧則有壇墠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踈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貴者故傳稱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於下流替誠敬於尊屬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泰始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爲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敬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旣遷太祖始得居正議

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爲非禮
典之旨所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旣足太祖在
六世之外非爲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
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殷祫臣又以爲不
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
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
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
之前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昔
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

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初
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淵儒碩學咸謂
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
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爲之改築雖所秉小異而
大歸是同若宣皇旣居群廟之上而四主禘祫
不已則大晉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理貴有
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
之情雖篤而靈厲之諡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
遷毀之禮爲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

踰爾石室則藏於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不依也准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羣言紛錯非臣卑淺所能折中時學者多從燾議竟未施行遷通直郎高祖鎮軍車騎中軍大尉諮議參軍高祖北伐關洛大司馬琅邪王同行除大司馬從事中郎摠留府事義興十四季除侍中元興元季以脚疾去職高祖受命徵拜太常雖外戚賢顯而彌自沖約茅屋蔬食不改其舊所得奉祿與親戚共之永初三年致仕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其季卒時年七十少帝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長子邃護軍司馬宜都太守少子綽太子中舍人新安太守邃長子湛之尚書都官郎烏程令湛之弟凝之學涉有當世才具與司空徐湛之爲異常之交季少時與北地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始爲太祖所引見時上與何尚之論鑄錢事凝之便干其語上因回與論之僧祐引凝之衣

令止疑之大言謂僧祐曰明主難再遇便應正
盡所懷上與往復十餘反疑之詞韻銓序兼有
理證上甚賞焉歷隨王誕後軍記室錄事欲以
爲青州其事不果遷尚書右丞以徐湛之黨爲
元凶所殺子夤尚書主客郎徐羨之征西功曹
爲攸之盡節事在攸之傳疑之弟潭之亦有美
譽太宗世歷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後廢帝元
徽中爲左民尚書卒官潭之弟澄之太子左積
弩將軍元嘉二十七年領軍於盱眙爲索虜所
破見殺追贈通直郎綽子煥順帝昇明中爲武
昌太守沈攸之攻郢城煥棄郡赴之攸之敗伏
誅傅僧祐祖父弘仁高祖外弟也以中表歷顯
官征虜將軍南譙太守太常卿子邵貞外散騎
侍郎妻燾女也生僧祐有吏才再爲山陰令甚
有能名末世令長莫及亦以徐湛之黨爲元凶
所殺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也父藻都水使者兄
邈太子前衛率家世好學至廣尤精百家數術

無不研覽謝玄爲州辟廣從事西曹又譙王司馬恬鎮北參軍晉孝武帝以廣博學除爲祕書郎校書祕閣增置職僚轉員外散騎侍郎領校書如故隆安中尚書令王珣舉爲祠部郎李太后薨廣議服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旣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僖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

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哀三季服從其議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是內外竝執下官禮廣常爲愧恨焉元顯引爲中軍參軍遷領軍長史桓玄輔政以爲大將軍文學祭酒義熙初高祖使撰軍服儀注乃除鎮軍咨議參軍領記室封樂成縣五等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郎二年尚書奏曰臣聞左史述言右官書事乘志顯於晉鄭陽秋著乎魯史自皇代有造中興晉祀道

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玄風
聖迹倏爲疇古臣等參詳宜敕著作郎徐廣撰
成國史詔曰先朝至德光被未箸方策宜流風
緬代永貽將來者也便敕撰集六季遷散騎常
侍又領徐州大中正轉正員常侍時有風雹爲
災廣獻書高祖曰風雹變未必爲災古之聖賢
輒懼而修已所以興政化而隆德教也嘗忝服
事宿眷未忘思竭塵露率誠于習明公初建義
旗匡復宗社神武威運信宿于夷且恭謙儉約

虛心匪懈來蘇之化功用若神頃事故旣多刑
德並用戰功殷積報叙難盡萬機繁湊固應難
速且小細煩密群下多懼又穀帛豐賤而民情
不勸禁司互設而劫盜多有誠由俗弊未易整
而望深未易炳追思義熙之始如有不同何者
好安願逸萬物之大趣習舊駭新凡識所不免
要當俯順羣情抑揚隨俗則朝野歡泰具瞻允
康矣言無可採願矜其愚款之志又轉大司農
領著作郎皆如故十二年晉紀成凡四十六卷

表上之遷秘書監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宮廣陪
列悲慟哀動左右及高祖受禪恭帝遜位廣又
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之曰徐公將無小
過廣收淚荅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與王逢千
載嘉運身世荷晉德實眷戀故主因更歔歔永
初元年詔曰秘書監徐廣學優行謹歷位恭肅
可中散大夫廣上表曰臣年時衰老朝敬永闕
端居都邑徒增替怠臣墳墓在晉陵臣又生長
京口戀舊懷遠每感暮心息道玄謬荷朝恩忝
宰此邑乞相隨之官歸終桑梓微志獲申殞沒
無恨許之贈賜甚厚性好讀書老猶不倦元嘉
二年卒時年七十四答禮問百餘條用於今世
廣子豁在良吏傳

傅隆字伯祚北地靈州人也高祖咸晉司隸校
尉曾祖晞司徒屬父祖早亡隆少孤又無近屬
單貧有學行不好交游義熙初年四十始爲孟
昶建威將軍負外散騎侍郎坐辭兼免復爲會
稽征虜參軍家在上虞及東歸便有終焉之志

歷佐三軍首尾八年除給事中尚書僕射丹陽
尹徐羨之置威府以爲錄事參軍尋轉尚書祠
部郎丹陽丞入爲尚書左右丞以族弟亮爲僕
射總服不得相臨徙太子率更令廬陵王義真
車騎咨議參軍出補山陰令太祖元嘉初除司
徒右長史遷御史中丞當官而行甚得司直之
體轉司徒右長史時會稽剡縣民黃初妻趙打
息載妻王死亡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息女
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之曰原夫禮律之

興蓋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
也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
雖云三世爲體猶一未有能分之者也稱雖創
巨痛深固無讎祖之義若稱可以殺趙趙當何
以處載將父子孫祖互相殘戮懼非先王明罰
咎繇立法之本竄向使石厚之子自碑之孫砥鋒挺鍔
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碯絜侯何得流名百
代以爲美談者哉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之二千
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朞功千里

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體因親以教愛者也趙旣流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內愧終身稱當沈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永絕事理固然也從之又出爲義興太守在郡有能名徵拜左民尚書坐正直受節假對人未至委出白衣領職尋轉太常十四年太祖以新撰禮論付隆使下意隆上表曰臣以下愚不涉師訓孤陋聞闕向墻

靡識謬蒙詢逮愧懼流汗原夫禮者三千之本人倫之至道故用之家國君臣以之親用之婚冠少長以之仁愛夫妻以之義順用之鄉人友朋以之三益賓主以之敬讓所謂極乎天播乎地窮高遠測深厚莫尚於禮也昔藥之五聲易之八象詩之風雅書之典誥春秋之微婉勸懲無不本乎禮而後立也其源遠流廣其體大而義精非夫叡哲大賢孰能明乎此哉况遭暴秦焚亡百不存一漢興始徵召故老搜集殘文其體

例紕繆首尾脫落難可詳論幸高堂生頗識舊義諸儒各爲章句之說旣明不獨達所見不同或師資相傳共枝別幹故聞人三戴俱事后蒼俄已分異盧植鄭玄偕學馬融人各名家又後之學者未逮曩時而問難星繁充斥兼兩摛文列錦煥爛可觀然而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舛雜國典未一於四海家法參駁於縉紳誠宜考詳遠慮以定皇代之盛禮者也伏惟陛下欽明玄聖同規唐虞曠咨四岳與言三禮而伯夷未登微臣竊位所以大懼負乘形神交惡者無忘夙夜矣而復猥充博採之數與聞爰發之求實無以仰酬聖旨萬分之一不敢廢嘿謹率管宥所見五十二事上呈虫鄙茫浪伏用竦赧明年致仕拜光祿大夫歸老在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謹於奉公常手抄書籍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三

史臣曰選賢于野則治身業弘求士於朝則飾智風起六經奧遠方軌之正路百家淺末捷至

之偏道漢世登士間黨爲先崇本務學不尚浮
詭然後可以俯拾青組顧蔑羸金於是人厲從
師之志家競專門之術藝重當時所居一旦成
市黌舍暨啓箸錄或至萬人是故仕以學成身
由義立自魏氏膺命主愛雕蟲家棄章句人重
異術又選賢進士不本鄉閭銓衡之寄任歸臺
閣以一人之耳目究山川之險情賢否臆斷萬
不值一由是仕憑借譽學非爲己崇詭遇之巧
速鄙稅駕之遲難士自此委筭植經各從所務

早往晏退以取世資庠序黌校之士傳經聚徒
之業自黃初至于晉末百餘年中儒教盡矣高
祖受命議創國學宮車早晏道未及行迄于元
嘉甫獲克就雅風盛烈未及曩時而濟濟焉頽
有前王之遺典天子鸞旗警蹕清道而臨學館
儲后冕旒黼黻北面而禮先師後生所不嘗聞
黃髮未之前覩亦一代之盛也臧燾徐廣傅隆裴
松之何承天雷次宗並服膺聖哲不爲雅俗推
移立名於世宜矣潁川庾蔚之鴈門周野王汝

南周王子河內向琰會稽賀道養皆託志經書見稱於後學蔚之略解禮記并注賀循喪服行於世云

同日校

道統識

列傳第十六

宋書五十六

臣沈

約

新撰

謝瞻

孔琳之

謝瞻字宣遠一名檐字通遠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晦第三兄也年六歲能屬文為紫石英讚果然詩當時才士莫不歎異初為桓偉安西參軍楚臺祕書郎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紀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為吳郡將姊俱行瞻不

能違解職隨從爲柳建威長史尋爲高祖鎮軍
琅琊王大司馬參軍轉主簿安成相中書侍郎
宋國中書黃門侍郎相國從事中郎弟晦時爲
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
輳門巷填咽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
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退爲業不願干豫
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
戶之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
城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

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
過災生其應無遠時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
陳高祖以瞻爲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爲豫章太
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陳說以
爲笑戲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
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於
不永晦聞疾奔往瞻見之曰汝爲國大臣又摠
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訴告晦反者
瞻疾篤還都高祖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

于晉南郡公主婿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
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爲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
得啓體幸全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
厲爲國爲家遂卒時年三十五瞻善於文章辭
采之美與族叔混弟靈運相抗靈運父璵無才
能爲祕書郎早年而亡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
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
晦曜弘微等共遊戲使瞻與靈運登車使商較
人物瞻謂之曰祕書早亡談者亦罕有同異靈
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弟瞻字宣鏡幼有殊行
年數歲所生母郭氏久嬰痼疾晨昏溫清和藥
捧膳不闕一時勤容戚顏未嘗暫改恐僕役營
疾懈倦躬自執勞母爲病畏驚微踐過甚一家
尊卑感矚至性咸納屨而行屏氣而語如此者
十餘年初爲州主簿中軍行參軍太子舍人俄
遷祕書丞自以兄居權貴已蒙超擢固辭不就
徐羊之請爲司空長史黃門郎元嘉三年從坐
伏誅時年三十一有詔宥其子世平又早卒無子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祖沈晉丞相掾父
殿光祿大夫琳之彊正有志力好文義解音律
能彈棊妙善草隸郡命主簿不就後辟本國常
侍輕之尉桓玄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
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資爲用之
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於爲錢則
是妨其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
務器四民各肆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
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旣無毀敗之費又省
運置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
穀帛爲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
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
敝著於自曩故鐘繇曰巧僞之民競蘊濕穀以
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
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
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至於廢有由而然
漢末是也今旣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今
括囊天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庾充衍或糧

靡斗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爲棄物是有錢無糧之民皆坐而饑困此斷錢之立敝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爲貧用穀之處不爲富又民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於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四十季矣以不便於民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治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民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昔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爲雖有一時之勲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使自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事實錢又不妨民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荐及飢寒未振寔此之由公旣援而拯之

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民時
各順其業遊蕩知反務末自休固以南畝競力
野無遺壤矣於是以往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
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玄又議復肉刑
琳之以爲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旣異致
化寔同寬猛相濟惟變所適書曰刑罰世輕世
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
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
世必省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
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
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民
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民慢又不禁邪期
于刑罰之中所以見美在昔歷代詳論而未獲
厥中者也兵荒後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
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恨恨議之而
未辯鍾繇陳群之意雖小有不同而欲右趾代
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爲
輕法然人情慎顯而輕昧忽遠而驚近是以盤

孟有銘常弦作佩況在小人尤其所惑或目所
不覩則忽而不戒日陳于前則驚心駭矚由此
言之重之不必不傷輕之不必不懼而可以全
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既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
所患逋逃爲先屢叛不革逃身靡所亦以肅戒
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宜依舊制豈曰允中
貴獻管穴玄好人附悅而琳之不能順旨是以
不見知遷楚臺負外散騎侍郎遭母憂去職服
闋除司徒左西掾以父致仕自解時司馬休之

爲會稽內史後將軍仍以琳之爲長史父憂去
官服闋補太尉主簿尚書左丞揚州治中從事
史所居著績衆官獻便宜議者以爲宜修庠序
卹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才務農簡調琳
之於衆議之外別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辯章
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
而傳國之璽歷代迭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
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
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

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即印載籍未聞其說推例自乖其准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謂衆官卽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又曰凶門栢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爰自天子達于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苟無關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况復兼以游費寔爲民患者乎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民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磬莫不傾產殫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謹遵先典一罷凶

門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又曰昔事故飢荒
米穀綿絹皆貴其後米價登復而絹于今一倍
綿絹既貴蠶業者滋雖勤厲兼倍而貴猶不息
愚謂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軍器正用鎧
而已至於袍襖襠襠必俟戰陣實在庫藏永無
損毀今儀從直衛及邀羅使命有防衛送迎悉
用袍襖之屬非唯一府衆軍皆然綿帛易敗勢
不支久又晝以禦寒夜以寢卧曾未周年便自
敗裂每絲絲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諸府競收勲
有千萬積貴不已實由於斯私服爲之難貴官
庫爲之空盡愚謂若侍衛所須固不可廢其餘
則依舊用鎧小小使命送迎之屬止宜給仗不
煩鎧襖用之旣簡則其價自降又曰夫不恥惡
食唯君子能之肴饌尚奢爲日久矣今雖改張
是弘而此風未革所甘不過一味而陳必方丈
適口之外皆爲說日之費富者以之示夸貧者
爲之單產衆所同鄙而莫能獨異愚謂宜粗爲
其品使奢儉有中若有不改加以貶黜則德儉

之化不日而流遷尚書吏部郎義興六年高祖
領平西將軍以爲長史大司馬琅琊王從事中
郎又除高祖平北征西長史遷侍中宋臺初建
除宋國侍中出爲吳興太守公事免永初二季
爲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
徐羨之曰臣聞事上以奉憲爲恭臨下以威嚴
爲整然後朝典惟明莅衆必肅斯道或替則憲
綱其頽臣以今月七日預皇太子正會會畢車
去并猥臣停門待闕有何人乘馬當臣車前收
捕驅遣命去何人罵詈收捕諮審欲錄每有公
事臣常慮有紛紜語令勿問而何人獨罵不止
臣乃使錄何人不肯下馬連叫大喚有兩威儀
走來擊臣收捕尚書令省事倪宗又牽威儀手
力擊臣下人宗云中丞何得行凶敢錄令公人
凡是中丞收捕威儀悉皆縛取臣勅下人一不
得鬪凶勢輒張有頃乃散又有羣人就臣車側
錄收捕樊馬子牙行築馬子頓伏不能還臺臣
自錄非本無對校而宗敢乘勢凶恣篡奪罪身

尚書令臣羨之與臣列車紛紜若此或云羨之不禁或云羨之禁而不止縱而不禁既乖國憲宗等曾無糾問虧損國威無大臣之體不有準繩風裁何寄羨之內居朝右外司輦轂位任隆重百辟所瞻而不能弘惜朝章肅是風軌致使字下縱肆凌暴憲司凶赫之聲起自京邑所謂已有短垣而自諭之又宗爲篡奪之主縱不糾問二三虧違宜有裁貶請免羨之所居官以公還第宗等篡奪之愆已屬掌故御史隨事檢處詔曰小人難可檢御司空無所問餘如奏羨之任居朝端不欲以犯憲示物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爲治中美之使璩之解釋琳之停寢其事琳之不許璩之固陳琳之謂曰我觸忤宰相正當罪止一身爾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高祖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又領本州大中正遷祠部尚書不治產業家尤貧素景平元年卒時年五

十五追贈太常子邈有父風官至揚州治中從事史邈子覲別有傳覲弟道存世祖大明中歷黃門吏部郎臨海王子項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偽號爲侍中行雍州事事敗自殺

史臣曰民生所資曰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爲民天是以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醇民未離情嗜踈寡奉生贍已事有易周一夫躬稼則餘餐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懋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爲功蓋輕而事有譌變姦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稽人去而從商商工事逸末業流而漫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綵斨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棄本爲事豐衍則同多稔之資饑凶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旣不療於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於湯世宜爲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匹爲貨

事難於懷璧萬斛爲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未
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與事習或庫
盈朽貫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鏹而良疇罕闢
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無待雖
致乎要術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僞還淳反
古抵璧幽峯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世之民反耕
桑之路使縑粟美溢同於水火旣而蕩滌園法
銷鑄勿遺立制垂統永傳于後比屋稱仁豈伊
唐世桓玄知其始而不覽其終孔琳之覩其末
而不統其本豈慮有開塞將一往之談可然乎

列傳第十六

宋書五十六

列傳第十七

宋書五十七

臣沈

約

新撰

蔡廓子興宗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也曾祖謨晉司徒祖
 系撫軍長史父綝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
 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時桓玄輔晉議復肉刑
 廓上議曰夫建封立法弘治稽化必隨時置制
 德刑兼施貞一以閑其邪教禁以檢其慢灑湛
 露以膏潤厲嚴霜以肅威晞風者陶和而安恬

畏戾者聞憲而警慮雖復質文迭用而斯道莫
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世風淳民多惇
謹圖像旣陳則機心冥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
操故能勝殘去殺化隆無爲季末澆僞法網彌
密利巧之懷日滋恥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
足止其姦況乎黥劓豈能反其善徒有酸慘之
聲而無濟治之益至於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
罪事非二殺考律同歸輕重均科減降路塞鍾
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爲留愍今英輔翼讚道邈

伊周雖閉否之運甫開而遐遺之難未已誠宜
明慎用刑愛民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
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繫息於將來使將斷之骨
荷更榮於三陽于時之華監商飆而知懼威惠
俱宣感畏偕設全生拯暴於是乎在遷司徒主
簿尚書度支殿中郎通直郎高祖太尉參軍司
徒屬中書黃門郎以方鯁閑素爲高祖所知及
高祖領兗州廓爲別駕從事史委以州任尋除
中軍諮議參軍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

至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服闋相國府復板
爲從事中郎領記室宋臺建爲侍中建議以爲
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
情莫此爲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訴
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爲
允從之世子左衛率謝靈運輒殺人御史中丞
王准之坐不糾免官高祖以廓剛直不容邪枉
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僚震肅時中書令傅
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

每諮廓然後施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爲屈
時疑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真朝堂班次亮與廓
書曰揚州自應著刺史服耳然謂坐起班次應
在朝堂諸官上不應依官次坐下足下試更尋
之詩序云王姬下嫁於諸侯衣服禮秩不係其
夫下王后一等推王姬下王后一等則皇子居
然在王公之上陸士衡起居注式乾殿集諸皇
子悉在三司上今抄疏如別又海西即位赦文
太宰武陵王第一撫軍將軍會稽王第二大司

馬第三大司馬位既最高又都督中外而次在
二王之下豈非下皇子邪此文今具在也永和
中蔡公爲司徒司馬簡文爲撫軍開府對錄朝
政蔡爲正司不應及在儀同之下而于時位次
相王在前蔡公次之耳諸例甚多不能復具疏
揚州反乃居卿君之下恐此失禮宜改之邪廓
答曰揚州位居卿君之下常亦惟疑然朝廷以
位相次不以本封復無明文云皇子加殊禮齊
獻王爲驃騎孫秀來降武帝欲優異之以秀爲
驃騎轉齊王爲鎮軍在驃騎上若如足下言皇
子使在公右則齊王本次自尊何改鎮軍令在
驃騎上明知故依見位爲次也又齊王爲司空
賈充爲太尉俱錄尚書署事常在充後潘正叔
奏公羊事于時三錄梁王肱爲衛將軍署在太
尉隴西王泰司徒王玄沖下近太元初賀新宮
成司馬太傅爲中軍而以齊王柔之爲賀首立
安帝爲太子止禮徐邈爲郎位次亦以太傅在
諸王下又謁李太后宗正尚書符令以高密王

爲首時王東亭爲僕射王徐皆是近世識古今者足下引式乾公王吾謂未可爲據其云上出式乾古傳中彭城王植荀組潘岳嵇紹杜斌然後道足下所疏四王在三司之上及在黃門郎下有何義且四王之下則云大將軍梁王彤車騎趙王倫然後云司徒王戎耳梁趙二王亦是皇子屬尊位齊在豫章王常侍之下又復不通蓋書家旨疏時事不必存其班次式乾亦是私宴異於朝堂如今含章西堂足下在僕射下侍中在尚書下耳來示又云曾祖與簡文對錄位在簡文下吾家故事則不然今寫如別王姬身無爵位故可不從夫而以王女爲尊皇子出任則有位有位則依朝制復示之班序唯引泰和赦文差可爲言然赦文前後亦參差不同太宰上公自應在大司馬前耳簡文雖撫軍時已授丞相殊禮又中外都督故以本任爲班不以督中外便在公右也今護軍摠方伯而位次故在持節都督下足下復思之遷司徒左長史出爲

豫章太守徵爲吏部尚書廓因北地傳隆問亮
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
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
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
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也遂不拜干木羨之
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
廓云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
要徙爲祠部尚書太祖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
率百僚奉迎廓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
將進路詣廓別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
營陽不幸卿諸人有弑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
得邪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
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云何裁轉背
便賣惡於人及太祖卽位謝晦將之荊州與廓
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
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
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
爲難也廓年位並輕而爲時流所推重每至歲

時皆束帶到門奉兄軌如父家事小大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高祖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爲給事中元嘉二年廓卒時年四十七高祖嘗云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少子興宗

興宗年十歲失父哀毀有異凡童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與軌廓亡而館宇未立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補宅直興宗年十

歲白母且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價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尋喪母少好學以業尚素立見稱初爲彭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太子舍人南平穆王冠軍武昌太守又爲太子洗馬義陽王友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並與興宗厚善元凶弒立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盡哀出爲司空何尚之長史又遷太子中庶子世祖踐阼

還先職遷臨海太守徵爲黃門郎太子中庶子
轉游擊將軍俄遷尚書吏部郎時尚書何偃疾
患上謂興宗曰卿詳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
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轉司徒左長史復爲中
庶子領前軍將軍遷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
憚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城爲逆事平興
宗奉旨慰勞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
同誅興宗至廣陵躬自收殮致喪還豫章舊墓
上聞之甚不悅廬陵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鑱
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瞻送興宗在直請急詣
朗別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尋左遷
司空沈慶之長史行兗州事還爲廷尉卿有解
士先者告申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
子令孫時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興宗議曰若坦
昔爲戎首身今尚存累經肆眚猶應蒙宥令孫
天屬理相爲隱況人亡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
律義不合關若士先審知逆謀當時卽應聞啓
苞藏積年發因私怨况稱風聲路傳實無定主

而干黷欺罔罪合極法又有訟民嚴道恩等二十二人人事未洗正敕以當誅權繫尚方與宗以訟民本在求理故不加械即若繫尚方於事爲苦又司徒前劾送武康令謝沈及郡縣尉還職司十一人坐仲良鑄錢不禽久已判結又送郡主簿丘元敬等九人或下疾假或去職已久又加執啓事悉見從出爲東陽太守遷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徵還未拜留爲左民尚書頃之轉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

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嫌尚書僕射顏師伯謂議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太明末前廢帝卽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爲今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營陽王卽位亦有文策今在

尚書可檢視也不從興宗時親奉璽綬嗣主容色自若了無哀兒興宗出謂親故曰魯昭在戚而有嘉容終之以釁結大臣昭子請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時義恭錄尚書事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恇撓阿順法興常慮失旨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主要以道始終三季無改古典所貴今殞宮始徹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興宗陳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在者興

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之意王景文謝章等遷授失序與宗又欲爲美選時薛安都爲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左率殷常爲中庶子與宗先選安都爲左衛將軍常侍如故殷常爲黃門領校太宰嫌安都爲多欲單爲左衛與宗曰率衛相去唯阿之間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復奪常侍頓爲降貶若謂安都晚達微人本宜裁抑令名器不輕宜有貫序謹依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官宜加超授者殷常便應侍中那得爲黃門而已與宗又曰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常中庶百日今又領校不爲少也使選令史顏禘之薛慶先等往復論執義恭然後署案旣中旨以安都爲右衛加給事中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等出與宗吳郡太守固辭郡執政愈怒又轉爲新安王子鸞撫軍司馬輔國將軍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又不拜苦求益州義恭於是大怒上

表曰臣聞慎節言語大易有規銓序九流無取
裁若乃結黨連羣譏訴互起街談巷議罔顧
聽聞乃撤實憲制所宜禁經之巨蠹侍中祕書
監臣或自表父疾必求侍養聖旨矜體特順所
陳改授臣府元僚兼帶軍郡雖臣驚步府任非
輕准之前人不爲屈後京郡本以爲祿不計戶
之少多遇缺便用無關高下撫軍長史莊滯府
累朝每陳危苦內職外守稱未堪依唯王球昔
比賜以優養恩慈之厚不近於薄前新除吳郡
太守與宗前居選曹多不平允鴻渥含宥恕其
不閑改任大都寵均阿輔仍苦請益州雅違成
命伏尋揚州刺史子尚吳興太守休若並國之
茂戚魯衛攸在猶牧守東山竭誠撫莅而辭擇
適情起自庶族遠佐北藩尤無欣荷御史中丞
永昔歲餘愆從恩今授光祿勳臣淹雖曰代臣
累經降黜後效未申以何取進司徒左長史孔
覲前除右衛尋徙今職回換之宜不爲乃少竊
外談謂或等咸爲失分又聞與宗躬自怨懟與

尚書右僕射師伯疏辭旨甚苦臣雖不見所聞
不虛臣以凡才不應機務謬自幸會受任三朝
進無古人舉賢之美退無在下獻替之績致茲
紛紜伏增慙悚然此源不塞此風弗變將虧正
道塵穢盛猷伏願聖聽賜垂覽察詔曰太宰表
如此省以憮然朕恭承洪緒思弘盛烈而在朝
倭競驅扇成風將何以式揚先德克隆至化公
體國情深保釐攸託便可付外詳議義恭因使
尚書令柳元景奏曰臣義恭表詔書如右攝曹

辨覈尚書表愍孫牒此月十七日詣僕射顏師
伯語次因及尚書蔡興宗有書固辭今授仍出
疏見公乃者數紙不意悉何所道緣此因及朝
士當今聖世不可使人以爲少今牒數之朝廷
處之實得所臣等亦自謂得分常多在門表愍
孫無或措多而愚意欲啓更量出內之宜芻蕘
管見願在聞徹選令史宣傳密事故因附上聞
亦外人言此今薛慶先列今月十八日往尚書
表愍孫論選事愍孫云昨詣顏僕射出蔡尚書

疏見示言辭甚苦又云所得亦少主上踐阼始
爾朝士有此人不多物議謂應美用乃更恨少
使咨事便啓錄公又謝莊闕時未老其疾以轉
差今居此任復爲非宜謂宜中書令才望爲允
又孔覲南士之美所歷已多近頻授卽復回改
於理爲屈門下無人此是名選又張永人地可
論其去歲愆戾非爲深罪依其望復門下一人
張淹替忝南下預因休戚雖屢經愆黜事亦已
久謂應祕書監帶授興宗手跡數紙文翰炳然
事證明白不假覈辨愆孫任居官人職掌銓裁
若有未久則宜顯言而私加許與自相選署託
云物論終成虛詭隱未出端還爲矛盾臣聞九
官成讓虞風垂則誹主怨時漢罪夙斷况義爲
身發言謗朝序亂辟害政混穢大猷紛紜彰謬
上延詔旨不有霜准軌憲斯淪請解興宗新附
官須事御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免愆孫所居官
詔曰興宗首亂朝典允當明憲以其昔經近侍
未忍盡法可令思愆遠封愆孫竊評自己委咎

物議可以子領職除興宗新昌太守郡屬交州
朝廷莫不嗟駭先是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妃為
妾姿貌甚美有名京師迎車已去而師伯密遣
人誘之潛往載取興宗迎人不覓及興宗被徙
論者並云由師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既不欲
以徙大臣為名師伯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停行
項之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誅復起興
宗為臨海王子項前軍長史輔國將軍南郡太
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外甥袁

顛為雍州刺史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所共
見在內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為八州
事覬在襄沔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
若朝廷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
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今不去虎口而守此危
逼後求復出豈得哉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
上甚疎未容有患官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
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
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京城危

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重
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
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
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耳身非有求何爲
見拒還造慶之慶之遣羨報命要興宗令往興
宗因說之曰先帝雖無功於天下要能定平凶
逆在位十一年以道晏駕主上紹臨四海清謐
即位正是舉止違衷小小得失耳亦謂春秋尚
富進德可期而比者所行人偷道盡今所忌憚
唯在於公百姓喁喁無復假息之望所冀正在
公一人而已若復坐視成敗者非唯身禍不測
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
舉朝遑遑人人危怖指麾之日誰不景從如其
不斷日暮禍及僕不佐賢府蒙眷異常故敢盡
言願公思爲其計慶之曰僕皆前慮不復自保
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加老
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興宗曰
當今懷謀思奮者非要富貴求功賞各欲免死

朝夕耳殿內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首唱則俯仰可定況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宮省宋越譚金之徒出公宇下並受生成攸之恩仁公家口子弟耳誰敢不從且公門徒義附竝三吳勇士宅內奴僮人有數百陸攸之今入東討賊又大送鎧仗在青溪未發攸之公之鄉人驍勇有膽力取其器仗以配衣宇下使攸之率以前驅天下之事定矣僕在尚書中自當率百僚案前事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昔太甲罪不加民昌邑雷不及下伊尹霍光猶成大事況今蒼生寤寐志禍自往代乎又朝廷諸所行造民間皆云公忿恚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車駕屢幸貴第醉酣彌留又聞口外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_半食深重故吐去梯之言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深感君無已意此事大非僕所能行事至故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以見忌致禍時領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

言云已見誅市道喧擾玄謨典籤包法榮者家在東陽與宗故郡民也爲玄謨所信見使至與宗因謂曰領軍殊當憂懼法榮曰領軍此日殆不復食夜亦不眠嘗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與宗曰領軍憂懼當爲方略那得坐待禍至初玄謨舊部曲猶有三千人廢帝頗疑之徹配監者玄謨大息深怨啓留五百人巖山營墓事猶未畢少帝欲獵又采喚還城巖兵在中堂與宗勸以此衆舉事曰當令以領軍威名率此爲朝廷唱始事便立尅領軍雖復失脚自可乘輿處分禍殆不測勿失事機君還可白領軍如此玄謨遣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言太宗踐祚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女壻韋希真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扣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爾季產言亦何益玄謨有慙色右衛將軍劉道隆爲帝所寵信專統禁兵乘輿嘗夜幸著作佐郎江敷宅與宗馬車從道隆從車後過與宗

謂曰劉公比日思一明兩駕道隆深達此旨指與宗手曰蔡公勿多言帝每因朝宴捶歐一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愨孫等咸見陵曳唯與宗得免頃之太宗定大事是夜廢帝橫尸在大醫閣口與宗謂尚書右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要且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五金人時諸方並舉兵反國家所保唯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群臣以謀成敗與

宗曰今普天圖逆人有異志宜鎮以靜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從之加游擊將軍未拜遷尚書右僕射尋領衛尉又領兗州大中正太宗謂興宗曰諸處未定殷琰已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

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淵以手板築興宗興宗言之不已上曰如卿言褚圻平固送表顛首勅從登高掖門樓觀之興宗漼然流涕上不悅事平封興宗始昌縣伯食邑五百戶固讓不許封樂安縣伯邑三百戶國秩吏力終以不受時殷琰據壽陽爲逆遣輔國將軍劉劭攻圍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爲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

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弘慰今直中書爲詔彼必疑謂非真未是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謂劉劭詐造果不敢降攻戰經時人乃歸順先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順天始元年冬遣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宜撫之以和即安所莅乃遣須單使及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不測叛臣釁重必宜翦戮則比者所宥亦已弘矣況安都外據疆地密邇

邊關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遂叛將生肝食之憂彭城嶮固兵強將勇圍之既難攻不可拔疆塞之虞二三宜慮臣爲朝廷憂之時張永已行不見從安都聞大軍過淮嬰城自守要取索虜永戰大敗又值寒雪死者十八九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問至上在乾明欲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所慙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三年春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

坐詣尚書切論以何始真爲咨議參軍初不被許後又重陳上怒貶號平西將軍尋又復號初吳興丘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爲鄱陽郡值晉安王子勛爲逆轉在竟陵爲吳喜所殺母老女穉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家累令得東還在任三年遷鎮東將軍會稽太守加散騎常侍尋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諸軍事給鼓吹一部會稽多

諸豪右不遵王憲又幸臣近習參半官省封略
山湖妨民害治興宗皆以法繩之會土全實民
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僥亂在所大爲民
患子息滋長督責無窮興宗悉啓罷省又陳原
諸逋負解遣雜役竝見從三吳舊有鄉射禮久
不復修興宗行之禮儀甚整先是元嘉中羊玄
保爲郡亦行鄉射太宗崩興宗與尚書令袁粲
右僕射褚淵中領軍劉劭鎮軍將軍沈攸之同
被顧命以興宗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雖益梁寧

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二司
荊州刺史加班劔二十人常侍如故被徵還都
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內政權重一時躡履
到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
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
中書舍人王弘爲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
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雜無所知
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球舉扇曰若不得爾
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五十年中

有此三事道隆等以與宗彊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爲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常侍如故固辭不拜與宗幼立風槩家行尤謹奉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聰明婦人也有才藻學見與錫弟僧達書詰讓之曰昔謝太傅奉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爲世所重如此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顛始生豕而妻劉氏亦亡與宗姊即顛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

齒相比欲爲婚姻每見與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啓答曰卿諸人欲各行已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邪舊意旣乖豕亦他娶其後豕家好不終顛又禍敗豕等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贅居名門高胄多欲結姻明帝亦勅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豕北地傳隆與廓相善興宗脩父友敬泰豫元年薨時年五十八遺令薄葬奏

還封爵追贈後授子景玄固辭不受又奏還封
表疏十餘上見許詔曰景玄表如此故散騎常
侍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樂安縣
開國伯興宗忠恪立朝謀猷宣著往屬時難勲
亮帷幄錫珪分壤寔允通誥而懇誠慊訴備彰
存沒廉槩素情有絜聲軌景玄固陳先志良以
惻然雖彝典宜全而哀款難奪可特申不瞑之
請永矜克讓之風初興宗爲郢州府參軍彭城
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

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祿
大夫之號焉文集傳於世景玄雅有父風爲中
書郎晉陵太守太尉從事中郎昇明末卒

史臣曰世重清談士推素論蔡廓雖業力弘正
而年位未高一世名臣風格皆出其下及其固
辭銓衡耻爲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
乎良以主闇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也遠矣哉

列傳第十七

宋書五十七

原書卷十七

宋書卷十七

平良以主閭邦難不殆吾慮寡之計也
 籍金爵如為志函豈不吹戛長同野
 而平尚未高一書谷由風林皆出其下
 史曰曰計通帝始上封奏命於漢
 書曰曰計通帝始上封奏命於漢
 大夫之制也又妻對於世用及於世
 受也及於世用及於世用及於世



